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王蟾香

王蟾香，吳門舊家女子也。生長鴻城。幼時肌膚白晰無比，滑膩異常，人因呼之為「玉蟾蜍」。少長，姿容秀麗，媚態橫生，幾若天仙中人，人又呼之為「月裡嫦娥」。女父故業儒，應試久不得售，乃棄而學賈，習航海術，走析津芝罘，貿遷有無，歲以為常。又嘗至遼東販運油豆，多獲奇贏。女父固素工心計，持籌握算，每以貴徵賤，所億屢中，因是家以稍裕。女工刺繡。所制閨中諸物多售之於北方，得善價，久之，積數百金，貯於奩中，從不妄用一錢。每值花晨月夕，輒羅陳几案間，顧之而笑。女父見之，曰：「女和嶠洵有癖哉！」顧頗嫌重滯，難於把玩。偶睹父篋內有金錠，制甚精緻，因出銀易一枚，貫以紅絲，置之枕畔，愛若掌珍；每錠綴以明珠一顆，日間亦必藏於腰囊，防有篋者也。清明掃墓，偶隨父母至洞庭東山。甫抵半途，風濤大作，檣欹楫摧，舟幾覆。全家號哭，神魂飛越；女戰慄無人色，自必死。須臾，二蛟夾舟，其去若飛。舟子曰：「此龍君遣蛟前來索取寶物也。苟吝不與，恐貽性命憂，頃刻間當在鬲宮螭窟中矣。」女父母曰：「舟中但有紙錢一伯，祭物八簋，寶自何來？」女覈諫言曰：「懷裡之物，可得為寶與？」探懷出示，金氣珠光，晶瑩射目。彷彿見蛟首近接船窗，浪珠濺衣袂，急舉而投之。霎時，風靜波恬，咸曰：「咄咄怪事，龍君亦喜阿堵物耶？」女雖得脫險，驚悸憤惋，頓改常度。回家和衣竟睡，中猝見一偉丈夫昂然排闥直入，向女長揖曰：「日間有驚玉體，深抱不安。余非喜是淺淺者，將以此為定情物耳。今敬以珍珠百為下玉鏡台之聘。」袖出珠串一，巨如菽豆，圓綻光明，自遠有耀。女不覺舉手受之，再三稱謝。方盈盈裋衽下拜，而其人遽杳。速醒，始知是夢，然珠串固籠於腕上，詫為奇事。出以示人，皆言此非世間所有，珍逾天府，價值連城，尋常百姓家不敢藏也。因此秘不復出。

未幾，女年及笄，遠近間名求字者踵至。女父母以女已受龍宮聘禮，不敢復許人間，特不能明言其故，悉婉辭以卻之；顧外人亦微有所聞，戲呼女為「禁鱗」，而以龍媪稱女母焉。女既丰神秀澈，又復態度娉婷，每出遊，見者盡驚其豔。有輕薄少年隨其後塵，嘖嘖歎羨，或稍涉游語，露褻狀，雖皎日晴空，天無纖雲，必飛靄或降雹，知為龍神作狡獪，輒不敢犯。雲間有雷生者，豪俠士也。生平膂力絕人，能舉三百斤物作盤旋舞。一夕，黑夜中行，信足所至，偶觸一樹，額破，血下淋漓，忿然曰：「何物大樹將軍，竟敢橫截！」雷生力拔之起，擲於道旁。明日，見者咸為咋舌，曰：「此真神勇也，何止萬人敵哉！」生聞女事，力斥其妄，笑曰：「河伯娶婦，此巫覡妄言耳，豈真有是舉哉？龍一鱗介之屬，豈能與世人為偶？使其果爾，當是老魅作怪，三尺法不之貸也，請以飛劍斬其首！」里人聞其言，壯之。

女自此不復渡太湖，年二猶待字，龍宮消息亦復杳然，方以為妖夢不復踐矣。一日，忽有赤章自天下，上有篆字數行，云：「八月八日為娶婦之期，速送女往太湖。至時我自來親迎也。」女父不敢逆命，乃僱巨舶，以盛妝飾女，為具音樂鼓吹，如世俗禮，繫纜於太湖濱以待命。是日，風雨驟至，天地陡晦，舟隨波浪上下顛簸不定，眾懼，圍伏一處。俄而天日開朗，則女已失所在矣。咸謂女往龍宮享福。獨生聞之，毅然弗信，思欲入水尋孽龍，與之決一戰，行止坐臥，輒憤不能平，時書空叱咤，籌所以制龍者而未得其術。

偶應友人約，登穹窿絕頂，掬泉洗眼，並觀日出。生味爽已起，日輪猶未東升，但見天宇蒼涼，下界虛衰，生因拔劍起舞，興酣，擲之空中，有若流星掣電。繼而箕踞坐磐石，解衣盤礴，瞥睹松下一道者，徙倚樹間，科頭長嘯，杳然一聲，山鳴谷應，紅光忽爾遍霄漢，圓輪摩蕩不定；道者向空三舉手，日為之三躍。生從旁目擊而異之，前揖道者曰：「君殆非常人哉！願聞何道而得此，請受業為弟子。」道者曰：「子豪氣未除，此身雖具仙骨，離道尚遠。惟以子勇力，授以劍術，或可成俠。」生聞言，陡憶女事，即倒身再拜，曰：「弟子雖學劍有年，而未通於俠。竊聞古之劍俠，術近於仙，雖入水蛟龍，登山刺虎豹，亦無所畏也。弟子欲求煉師教以不傳之秘，俾代天下雪不平，是區區之隱願也。」道者曰：「善。余蓬廬在山之北麓，門外有梅花五百樹者，即棲息處也。明日子盍來此，當有所授。」生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翌晨，生齋沐而往，背負雙劍，雌雄各一，出先世所藏玉為贄儀。道者喜其意誠，曰：「孺子尚可教也。」悉心指示。學三月而術成，曰：「子操是以往，可貫金石，狎水火，昇天入地，無所阻礙。」生長踞請益，告以女事，願往拯之。道者亟稱善，因摩挲其雙劍曰：「此朽鐵耳，豈堪用哉。我贈子以一劍，百步之內攔其鋒者，首自落，易如探囊取物耳。往哉勉旃，毋貽道門羞。」將行，授以避水符，曰：「此伍相國馭濤訣也。」又畀以弓矢各一，曰：「此錢王射潮弩也。」

生既返，竟抵太湖。躍入太湖中，兩旁水如壁立，行數里許，猝見崇壙屹峙，似一院落，雙扉本闔，推之自開。生掉臂竟入。及庭，則長鬣者數，擐甲冠冑，呵問誰何。生不答，但曰：「覓汝主人，欲一見耳。」疾趨進前，粉白黛綠者無數，暗生狂奔入內，嘩曰：「妖人至矣！」旋有偉丈夫出，呵生曰：「何處妄男子，敢闖此間？其戴頭來者耶！」生曰：「汝即太湖孽龍耶？王氏蟾香匿於何所？可速還其父母，不然，三尺霜鋒，將加汝頸矣。」偉丈夫笑曰：「汝自覓死，其勿怨余！」掣腰下刀斲之，幾及生。生飛劍敵之。須臾，金鼓大震，長鬣者畢集，鉞刀戈矛，環攻夾擊。生揮霍縱橫，當者悉殞。偉丈夫知不能敵，聳身出門外，倏現龍形，長逾丈，波濤洶湧，濺雪翻銀。生並無所懼，其鬥益勇。挽弓射之，中其目，龍吼而逸。生再入其室，闔無一人，凡歷門闔數重，逶迤至後園，遙見八角亭上，一女子憑闌獨立，豐采飄逸，彷彿若有所思。生意謂此必蟾香也，逕前詢問。女子轉叩：「君自何來？當非此間人。妾籍隸維揚，姓陳，字禪樺，前月為孽龍篡取至此。妾誓死不從，故被幽亭上。」生因詰：「曾識王蟾香否？今在何處？」女子曰：「聞蟾香娶自金閨，甚加寵愛。惟宵深並宿之時，每解羅襦，孽龍之體輒如針刺，以此來已五月，尚未得合歡，一親玉肌。」言訖，遙指閣三層巍然在望者，曰：「此即蟾香所居處也。」生聽畢，匆促遽去。既至，叩門上金環，即有垂髻婢出應曰：「來者其雷秀才耶？請速入。」一若預知生之至者。女下閣與生相見，曰：「妾思歸久矣！君誠義士，必能出妾於重淵之下，世世頂禮，曷敢忘大德。」生慨然曰：「諾。」既攜女出，復邀禪樺同行。女指婢曰：「此亦人間人也。」俱隨生登岸，湖水遽合。

女後適士人，官至方面。惟終身不敢乘舟楫，懲龍患也。先是，女在家日，有黃冠來募米，及去，斗中遺一繡花針，瑩滑異常，女愛之不忍釋手；以作女紅，曲折如志，因此什襲珍藏。逮往龍宮，亦以自隨，竟賴此以完璞保貞，始知為神物。然道士亦非常人哉，其與生所遇者，殆一人歟？